

一岁枯荣

■郭宏景



一

又到了年终岁尾开始盘点的时候,大小屏幕、各种报章都充斥着火爆的年度关键词、年终总结、新年规划等。我也该静下心来,回望一下一年来的点滴得失。

真的坐下来静心反思,努力清理杂乱的思绪,想起刚刚过去的忙忙碌碌的一年,脑子里蹦出一句话:“回望苍茫来时路,春秋漫度又一年。”

二

记得年初,我在刚换上的台历首页很文艺地写道:2016,继续出发!之后便走进了或繁忙、或平淡的日常生活。在冬春交替的时节,我一趟趟地奔波在儿子求学的路上,为他愁苦,为他解压,为他鼓劲,为他呐喊。我也一直固执地把他比喻成乡野里经霜的、扑棱棱生长的麦苗,虽然平凡无奇,但于朴实中积蓄着成长的能量。在苦思冥想后组字成文,以一篇《通往春天的生长》来告慰我们父子一起熬过的十多年寒窗辛

苦,并作为送给儿子的十八岁成人礼。

等到焦麦炸豆,父老乡亲紧张麦收夏种的时候,我也正在经历着扯心揪肺的陪考、等待、报考等诸多煎熬。2016 年的夏季,注定是儿子人生初次淬炼和启程远航的关键,同时也是我平淡日子里激情燃烧和生命历练的刻印。煎熬也罢,舒口气也罢,终于在夏秋之交,儿子放飞了。看着他攥着车票、拎着行李奔向车站的背影,我心中五味杂陈,难以尽言,脑海里久久回旋着佟铁鑫深情的咏唱: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不出。只能望着你远去的脚步,给你我的祝福……

当西风吹却了夏日的燥热,当生活继续归于平缓,我开始打扫书桌上的浮尘,用心刻画岁月流淌的痕迹。

三

时令进入冬至,阳台上的几盆菊花终于不耐严寒的侵袭,枯干的花低下了头,发黄软绵的叶子抱紧了枝干在风中瑟瑟发抖,直叫人喟叹、怜惜,以至于我迟迟不忍把它们清除。

屈指算来,这几盆菊花从刚刚吐蕊时被我请到家中,已经两个多月了。在我的精心浇灌和耐心期盼中,从玉米粒大小的花蕊到慢慢初放、绽开、繁盛,直至长成拳头大小的风姿绰约的花中君子,我目睹了它们生长期的全部过程。在静静的观赏中,我甚至能看到它们伸枝展叶的动作,我分明能听到它们呼吸吐纳时的声音——那一刻,世界是无比的美好,安详!

如今,它们终于繁华落尽,风光不再,成了几蓬干枯的花枝标本。唏嘘感叹之间,我惊奇地发现,在它们的根部,长出了几株小小的嫩芽!不大的花盆里,枯枝和嫩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那种感觉,像极了农村里随处可见的留守老人和儿童,吸引着我每

天细心地照看、瞻养。我也始终相信,在那些隐忍的悲苦之下,一定充满了生命传承的力量和情义。

四

进入十二月份,气温越来越低。因为一次计划中的采风活动,我从温暖的城里回到了寒冷的乡下。行走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我又看到了年初的景象:一排排落光了叶子的本地杨树枝丫伸展,纵横阡陌,下面是大片的绿色麦苗,柔嫩得让人心疼,满含着希望。不过,这略显单调的景色,虽然年复一年地重复着,但绝不是简单的日月轮回,更不是粗糙的刻板复制。因为,没有人怀疑,那伸向天空的枝丫会越来越粗壮,那铺满了大地的麦田也会有着不同的丰和歉。

是啊,不论年轮的粗和细,也不论收成的丰与歉,自然界里所有的生命,哪个不是经历了 365 个日子里风霜雪雨的洗礼? 哪个不得不接受荣华衰枯的残酷考验? 也只有在历经了岁月侵蚀、洗尽铅华之后,这些造化的宠儿,才能体会出逆风飞扬的快乐,才能品尝到时光磨砺的甘苦,最终,在脚下的一方土地上,生老病死,歌哭诗行,以自己的姿势站成一版绝佳的风景。

五

2016 年的最后一天,我把穿了五年、脚底烂裂的棉鞋拿到楼下修理。一个在街边坚守了十多年的小小修鞋摊儿,已然成了大家的生活坐标。衰老的修鞋匠接过棉鞋,一如往常地认真查看、选料、切割、打磨、粘合、晾干……动作娴熟而从容。修好一试,还是那么合脚,那么舒适,那么温暖。

穿上刚刚修好的棉鞋,怀揣着对生命和历史的敬畏,我虔诚而又踏实地走进 2017。

六

好的被窝,我便在那一屋的腊味、一屋的年味里酣然睡去……

睁开眼来,便是初一了。初一的年味是伴着隆隆的炮声而至的。我迫不及待穿好父母昨晚就已叠好放在床头的新衣,先到爷爷奶奶的房间跪拜祝福讨要压岁钱,此时爷爷奶奶必定已端坐床前,换上他们最好的,虽不一定是新的,但一定是最干净的衣裳,满脸慈祥地等着我,笑呵呵地说,我的小孙子终于来了,祝你新的一年长大个儿,学业有成,身体棒棒! 拥抱一下,亲上一口,我便拿着崭新的钱票乐颠颠地跑走,逐个儿找父母哥哥姐请安,讨压岁钱。浓浓的亲情和浓浓的年味,充盈着我的童年。

初二了,牵着父母的手,掂着京果、麻糖、烧酒,一路欢呼雀跃着去姥姥家。姥爷姥姥一定会抚摸着我的头说,我的小外孙又长高了,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他们说完,便从袄襟里掏出发黄的小手绢,拿出卖鸡卖蛋的钱给我。拿着带着姥姥姥爷体温的压岁钱,一个冬天也感觉不到寒冷。姥姥姥爷在我上大学的时候病逝,我竟没能见上一面,每每想来便有无尽的愧疚……至今,他们慈祥的笑貌,依然清晰地在我的脑海中浮现。

伴着风雨,伴着岁月,我一天天长大,而年味却越来越淡了。今天,在这个细雨蒙蒙的日子,在这个热闹的集市,我又感到了丝丝久违的年味。

是以记。

年味

■陈文

天街小雨润如酥。腊冬,一场小雨不期而至,淅淅沥沥,点点滴滴。窗外,天虽有些阴沉,但没有了雾霾,纵有些凉意,心里却很清朗。女儿回家了,趁着这份心情,上街买几样菜去。

撑一把雨伞,走在湿润的街道,在这个年龄,在这个季节,虽没有踏在青石巷偶遇丁香般姑娘的情怀,我还是很享受路边梧桐树叶上滴下的零星雨滴,不紧不慢,随意地敲在我的小花伞上,让我的心情也随意地润朗起来。

星期天,是个闲散的日子。街道上车来车往,人行道上人来人往,但都没有往日的匆忙。我随意踱到市场,忽然间耳边便嘈杂起来,各种吆喝声不绝于耳,有便宜打折的,有新鲜刚到的,有传统手工的,有家养野生的……当然,也少不了讨价还价的。南来的,北往的,海陆空什么东西都有。买菜的大爷声音苍老,听着厚道;中年的汉子声如洪钟,热乎暖人;白发的大娘有些急切,充满期待;青年妇女简单明快,干脆利落。偶尔也有稚嫩的童音,清甜悦耳。琳琅满目的商品,熙熙攘攘的人流,在这个腊冬的雨天,让人分明感到了春节的临近,感受到了久违的年味。

过年,是我儿时最期盼的事。过了中秋,便扳着手指数着离春节还有几个日子。放了寒假更是一天一天地熬着,盼着春节的到来,仿佛在人群里,要削尖了脑袋,累弯了腰,也要往前挤,挤到春节的门口。晚

岁末 (外二首)

■王 伟

时光仿佛一双手
抚摸着四季
抚摸匆匆而逝的
每一个日子
二十四节气等待
依次亮相登场
周而复始地演绎着
亘古的歌谣

吃过冬至的饺子
喝过腊八的粥
年味就变得越来越稠
慈母的眼睛
充满无限的期盼
开始每天向村口张望
在外漂泊的游子
何时回到故乡

收破烂的汉子

蹬着一辆旧三轮
在大街小巷漂泊游走
大声地吆喝
收破烂啰
各种旧电器
啤酒瓶 纸箱子 旧报纸
他从来不用电喇叭
他说那会扰民
他那双枯树皮般的手
认真地捆扎纸箱子
仔细地数着饮料瓶

他租住在廉价的小屋里
吃最便宜的饭菜
为的是多省下一点钱
因为女儿在上大学
儿子在读高中
车轮碾过城市的四季
却很少碾过家乡的小路
只有在过年时
才会回家
与妻儿亲近
与父母团聚

乡村集市

农历双日
是逢集的日子
农用小三轮
拉着新鲜的瓜果蔬菜
各式小货车
载着时令的衣帽鞋袜
从四面八方赶来
寻找一个有利摊位
开始努力地推销自己
叫卖声 吆喝声
以及商贩们的电喇叭
弥漫着整条大街

农村的年轻人
大都外出打工了
赶集的主角
是一些老年人和小孩子
他们精心地挑选着
自己所需的东西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他们满意而归
等正午一过
热闹的集市便慢慢冷清
就这样日复一日
乡村集市在继承和演变

